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

香港
忠鈴企業有限公司
沈为民董事长贈

重修福建臺灣府志

(劉志)

香港
忠鈴企业有限公司
沈为民董事长赠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

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上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

香港
忠鈴企业有限公司
沈为民董事长赠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

重修福建臺灣府志
下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

臺灣文獻叢刊
第七四種

重修福建臺灣府志(第一冊)

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出版

著者 劉良璧

編輯者 臺灣經濟研究室
臺北市重慶南路

發行者 臺灣銀行
臺北市重慶南路

經售者 中華書局
臺北市重慶南路

印刷者 臺灣銀行印刷所
臺北市青島東路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序（方志類）

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若晉乘、魯春秋、楚檮杌之類，爲我國方志之濫觴，或以此爲古國史，封建既廢，後世郡縣之方志，不得而擬之也。有清乾嘉間，浙儒章實齋著《文史通議》，力駁此說，曰：「今之天下，民彝物則，未嘗稍異於古也，方志不得擬於國史，以言乎守令之官，皆自吏部遷除，既已不世其家，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，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，豈有異乎？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，所謂諸侯各自爲制度，略如割據之國史，不可推行於方志耳，不知周官之法，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，侯封之稟王章，不異後世之郡縣也。」旨哉斯言，蓋方志之由來，悠然遠矣。

宋代而後，方志大興，作者輩出，至明清二代尤盛，清康熙十一年，曾詔各郡縣分輯志書，雍正間，甚且頒省、府、州、縣六十年一修之令，故至今清代方志之存者，多至數千種，不徒備國史之取資，而政事之考鏡，亦於

茲是賴。

臺灣之有方志，以《臺灣府志》爲嚆矢，其書修於康熙二十餘年清人得臺之初，成於首任郡守蔣毓英之手，蓋是時臺灣新入版圖，且適逢清廷修志詔令新頒之會，是以孳孳於郡志之創修，惜終蔣氏之任，斯志竟不得刊刻、頒佈於臺地，以存一方文獻，至幾瀕湮滅，良可慨也。康熙三十三年，巡道高拱乾再輯郡志，爲臺灣官刊方志之權輿，自是臺灣郡縣之建置，與時俱增，各廳縣志之興修，亦秉承當時風氣，燦然大備，惜年湮代遠，多有失傳者。迨光緒十八年，全臺纂修通志，各廳縣及直隸州，均奉檄修志或造送採訪冊，以備志局採擇。越三年，割臺之役起，通志之修，功虧一簣，僅成殘稿卷千卷，而各廳縣志及採訪冊，遂多散佚，及今思之，不無憾焉。

光復以還，臺灣文獻研究風氣大開，並得諸前輩之努力，乃使久已佚失之《臺灣縣志》、《諸羅縣志》、《鳳山縣志》、《苗栗縣志》……等，紛紛自海外及大陸攝影、抄錄歸來，陸續梓行，以資學界之運用。至蔣氏府

志孤本，早年方杰人（豪）先生即發現存於上海圖書館，幾經輾轉請託，迄未如願者，則近年已隨兩岸之解凍而流通，於是臺灣舊志之問世，乃得十之八九矣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前曾校刊《臺灣文獻叢刊》數百種，臺灣方志蒐羅殆盡，嘉惠學界，功不可沒，惟晚近十數年來，臺灣歷史文獻之尋根，蔚為熱潮，向之所刊行者，多渺不可得，榮聰既承乏省文獻會，以志趣所關及職責所繫，乃積極推動「臺灣歷史文獻名著輯印計畫」，俾普及各界，爰就清初至日據初期之方志、采訪冊悉數輯印，旁及閩粵各通志、府志選本暨古今有繫於臺灣之官私地志，彙為一編，庶欲窮臺灣方志之學者，無復有東檢西閱之勞也，書既成，謹綴數語，略誌緣起，弁諸卷首，是為序。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
主任委員

簡榮聰

謹序於臺灣歷史文
化園區文獻史料館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

策序

我國家重熙累洽，久道化成，薄海蒼生，蒸然共進於一道同風之治。凡截竹扶桑之域、占星問月之鄉，莫不重譯梯航，喁喁向化。蓋自昔王者建中表正，其挺紘之廓，至今日而彌綸無外矣。

臺灣附近閩南，儼如屏障；非若不夜之城、無雷之國，列在墨鯽魚支之貢者也。然自宋、元以前，不登經傳。至明季而後，始有荷蘭屯聚，繼爲鄭逆逋逃藪。迨康熙癸亥，始入版圖，改隸郡邑，生聚教訓。六十年來，如易草昧之乾坤，沐浴於日光天之下，彬彬然成一衣冠文物之邦矣。疆域之沿革、戶口之多寡、制度之詳略、風俗之澆淳，考其志乘，修於康熙乙亥，迄今四十餘年。不獨魯魚帝虎，漸次失傳；而時異勢殊，日新月盛。匪加纂輯，又何以信今而傳後耶？

獨是修志之難，同於作史，自昔爲然矣。「史」、「漢」而下，如廬陵之「五代史」，簡遠澹宕，可與涑水相表裏；而劉攽輩猶且譏之，況於後之懷鉛握槧者乎！衡陽劉監司分巡茲郡，詳請續修志乘，爰飭令其延請宿儒，網羅摭摭，縷析條分，八閱月而志成；贍而不穢、詳而有體，本末備舉，繁簡得宜，犁然有合於三長之旨。他日輟軒所至，採及海隅，以昭聖世輿圖之盛，抑何幸歟！

雖然，猶有進。稽諸「禹貢」，紀山川、貢賦、封土而卒歸之於祇台德先，不距朕命；可見控馭寰陬者，在德不在險。而敬者，德之本也。惟敬則勤，而庶事無叢脞之虞；惟敬則和，而同寅有協恭之美。以此爲忠信之長，慈惠之師，則山川安於奠定、貢賦樂於輸將、封土維於不拔，禹之錫圭告成，此物此志也。繼自今官斯土者，惕乎有顧畏民巖之意，抑乎有涉水履尾之思。本此夙夜之靖共，以佐我國家一道同風之化，而孤懸海外者永永爲海濱之鄒魯也夫。是爲序。

乾隆七年（歲次壬戌）春正月，御前侍衛鑾儀衛鑾儀使、福州將軍、署閩浙總督印務、紀錄□次，長白策楞撰。

王序

庚申之冬，余撫閩之三月，臺副使劉君以修郡志告。既明年秋七月，書成，來請序。又五月，始爲序之曰：

古者郡國計書，上於蘭臺；蓋卽後世地志之屬也。「周禮」：『小史掌邦國之志、外史掌「四方」之志』。司農謂：『邦國之志，乃「春秋傳」所謂鄭志、「國語」所謂鄭書』；康成謂：『四方之志，若魯之「春秋」、晉之「乘」、楚之「檮杌』。』「周官」：『別山川、分圻界、條物產、辨貢賦，六卿分掌之，而統於冢宰；太史以六典逆邦國之治』。蓋志，卽史也。劉執中曰：『四方之志，謂九州、列國、四海、百蠻世系之所自出、封建之所由興、朝貢之斷續、政教之違從、禮樂之興革、俗尚之醜好，若「土均」、「土訓」、「誦訓」之所職，皆爲志以藏之』。若是，則今之郡縣志，古「四方」爲之濫觴也；其事重矣。

臺僻在海島，介於百蠻。自入版圖以來，聖化淪浹，風移俗易，彬彬乎與諸夏埒，非星槎、瀛涯舊矣。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；劉君之爲是書也，蓋欲吏於臺者，宣究其風俗而善爲治，意良厚矣。雖然，治臺之法有七，而所以挈要者三：興教化、足積貯、嚴保甲、稽汛守、束戍兵、安客戶、徠番社，此有司所謂法也；

實心以宣上德、虛衷以和文武、多方以求民隱，此吾所謂要也。非法不足以布政宜，非要不足以操治本；皆吏於臺者職也，其可勿朝夕思乎？柳子厚曰：『凡吏於土者，若知其職乎？蓋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。』曾子固曰：『吏者，惟其無久居之心，故謂之不可；如其有久居之心，奚不可耶？』苟爲吏者以吾前所言者爲法，而以後所言者爲戒，則鹿耳、鯤身卽雉飛虎渡之區，天風海潮，皆和樂熙皞之音矣。是劉君爲志之意也。

至若體例、筆法之嚴，敘述、記載之雅，卓然有合於古人，可以上之太史，備圖經之采擇；諸公序之詳矣，茲不復贅云。

乾隆六年十二月，賜進士出身，誥封通議大夫、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巴蜀王恕撰。

舒序

郡之有志，猶國之有史也。古者，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，使其善惡皆見於後世，而足以爲法戒。自秦罷侯置令，史亦從而廢矣。後世郡之有志，猶爲近古；然沿革廢興或略而不詳，則法戒亦未彰。

臺灣舊有郡志，其中建置、沿革、人物、風土，一時草創，未能詳備；而忠孝、節烈、文人、奇士，又或傳聞之未真。況數十年來，聖天子敦澤覃敷，延及雕題鑿齒，無不向風；而守斯土者，率能承流宣化，文物已大異昔時矣。不撫而記之，又何以示後乎！觀察劉公省齋，以臺陽紳士之請，商同郡守錢恪齋捐俸作倡，擇紳士中有齒德而能文者掌其事；旁搜遠採，校訂分修，自爲鑒定。凡八閱月而志成，分二十卷。沿革損益，文簡而事備；風土、人物，煥然一新。其指陳時政，皆具有史法。是雖哀集衆長，而省齋之授意居多焉。夫事之修舉、物之流傳，固有其時；後之守是邦者，俾知所取法。則是志也，當與國史共不朽矣。

余承天子命，來巡是邦。見其民和而事簡，樂臺之人士蒸蒸向化，可以上登風俗之書，而慰我皇上重念海外之至意，思有以紀之未遑也。適省齋持此志問序於予，遂因而序之。

時乾隆歲次辛酉孟夏穀旦，巡視福建臺灣等處地方山西道監察御史，坤畝舒輅撰。

書序

溯夫渾穆初開，因提疏仡，世次莫考。迨陶唐甲寅紀歲，迄今四千餘載，幅員日廣；然拓土開疆，不越四海之內，其地亦錯見前史。臺灣僻處重洋，禹跡不至。而諸番依山阻水，各自爲聚，不相統攝，歷代罕通中國；非如越裳、肅慎，猶著典謨。明紀之末，始爲逋逃藪。我聖祖仁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，震懾天威，投誠向化，遂隸版圖。然山川，猶是榛莽荒穢也；土俗，猶是渾噩犷獠也。咄咄吁吁，不知歲月寒暑。故四千餘載以來，欲上述羲、軒，下稽元、宋，亦無可珥筆。乃不數十年，澤草昧以文明，見夫穀擊肩摩，戶口繁也；連帆並楫，商賈集也；竹城石壘，金湯固也；臺榭參差，名勝出也；廟貌巍峩，祀典舉也；翰墨琳琅，篇什垂也；義勇從公，率先趨事，忠孝著也；飲水茹蘗，矢志靡他，節烈彰也；人文蔚起，郁郁彬彬，教化洽也。是烏可以弗志，志烏可以弗新？特是四海之內，自帝王遞嬗，各竭其締造經營，以登衽席，至成周而禮樂始大備焉。我國家撫有茲土，甲子甫週，而民風已丕變若是。因思天子之過化存神，視古先哲王爲倍捷；而官斯土者之宣猷懋績，其功又寧易量乎！

舊志規模雖具，詳略弗稱。觀察劉公歷任海東，熟習掌故；敷政之暇，慨然引爲己任。蕪者芟之、闕者補之，犁然、炳然。凡數閱月，而成若干卷。披而讀之，不獨爲此

邦之文獻；而聖化之神速，亦洋溢於楮墨間。則是書之所繫，誠非淺鮮也。余奉命巡視來茲，適觀厥成；勉綴數言於簡端，以志亘古未有之盛。

乾隆壬戌清和月上浣之吉，臺陽使者英嶠書山撰。

楊序

自古幅員之廣，至本朝爲極。臺居海表，亦屬閩中；砥撼群荒，藩籬數省。蓋自隸我版圖，爲東南股肱郡近六十年。己未夏，予以承命省方來茲，今且及瓜期矣。中經南北兩巡、歲科多試，寒暑之往復、山水之雄奇，資密箚以爲防、屯雲師而作禦，陂塘千里、烟火萬重。而且說禮敦詩，咸登孝秀；雕題黑齒，盡習衣冠。於此覘大化之翔敷，亦可驗官常之不墜也。歸槎報命，可告無愧。

時緣郡乘多闕，文獻僅存。郡守丞將顧從紳士之請，議捐膏火以修，觀察衡陽劉公遂慨然爲己任。集鄉儒中有齒德而能文者館於郡齋，區類編輯；公手自甲乙。凡八閱月而落成，卷分二十，而以「聖謨」弁於首。言不務華，事必求實，引端竟委，章次井然；予何能贊一辭哉？

夫志以傳信，此中文治武功、民情彝俗，皆歷如繪，在予目中。又云風氣自北轉南，天道有足徵矣；鹿耳雄稱天塹，地利有足倚矣。第以軍民錯處，游惰交集，稍失調度，幾成犄角。爲臺難者，厥在人和；苟能文武同心其力，斯妻菲無所遂其奸，宵小不得萌其智，天庥滋膺，百物咸亨，理有固然；海宇苞桑之計，端不外是。若或以姑息爲和平，以刻覈爲明幹，勢將人分崖岸，流弊叢生；前車有鑒，烏乎可耶！凡在同舟，其當

三復斯編。

時乾隆辛酉歲初夏之吉，巡視福建臺灣等處地方兼提督學政、貴州道監察御史，太原楊二酉并書。